

慕容湮兒

著

眸傾天下

情鎖一闕未央歌





目錄

第一關

命定帝后

第一章	蒼茫雪 · 帝后命	0	0	5
第二章	風雪殘 · 夜未央	0	2	0
第三章	鎖心劫 · 白樓夢	0	4	1
第四章	情始生 · 血相融	0	5	4
第五章	傷黯然 · 意難平	0	7	0
第六章	冷畫屏 · 嫣然笑	0	8	7
第七章	疏影橫 · 冷摧殘	1	0	0
第八章	富貴花 · 情何堪	1	1	3
第九章	前塵夢 · 火海生	1	2	9

第二關

金猊王廷

第一章	神殿宇 · 王廷爭	1	5	7
第二章	環中環 · 局中局	1	6	9
第三章	曲闌深 · 悲花凋	1	8	0
第四章	宮闕深 · 鎖紅顏	2	0	2
第五章	青綾被 · 笑飲淚	2	1	9
第六章	深宮謀 · 黯驚魂	2	4	3
第七章	冷徹夜 · 水沉濃	2	6	9
第八章	魂夢杳 · 為卿傷	2	8	8
第九章	心淚湮 · 紙灰起	3	0	0
台版後記	長樂未央	3	0	9



第一關 命定皇后

記得，當我初踏入若然居時，他就對我說過：「未央，你要記住，十六歲那一年，我將會帶你進帝都城，見那位聖明曠世之君璧天裔。他是你唯一的夫君，而你，將是他唯一的皇后。」我緊握著他渾厚纖長的手，傻氣地問：「為什麼我要做皇后？」「因為，這是天命。」

第一章 蒼茫雪·帝后命

明月半星，稀疏星露，幾聲猿啼，肆意揮灑於天地之間。

南國元和七年，我在這個荒無人煙的「若然居」住了整整七年。

若然居位於帝都城西北郊深處，上下高嶺，深山荒寂。玲瓏彌望，薄暮冥冥，幾座山峰相對聳立，楓樹和松樹交錯混雜，五色繽紛，頗覺秀蔚。沿澗亦有水瀑迸石間，滔滔汨汨。

一聲笛鳴簾外，他又在吹笛了。

我睜著眼，靜躺於床側耳傾聽水流飛濺撲簌之妙音，映著一陣陣蕭蕭鐵笛清鳴，激蕩朦朧，直衝雲霄。每夜聽著笛音我就能安然沉睡，早已成爲一種習慣。

吹笛人名叫莫攸然，大我整整十一歲。他不僅身懷精妙駭世的醫術，更吹了一手妙音好笛。每回聽他鐵笛聲起，我就知道，他又在思念那位早已香消玉殞的妻子，我的姐姐，碧若。

此若然居顧名思義——攸然悵惘，碧若寒磬，已成空。

對於這個姐姐，我根本毫無印象。七年前，姐姐的慘死令我一度暈厥，再醒來已是個喪失記憶的孩子。即便是醫術高明的莫攸然也無法將我治癒。

他告訴我，這是心結，因姐姐之死而潛意識封閉了自己的記憶，由此可見我與姐姐的感情有多麼深。

可幸的是這一切我已忘卻，唯他親眼看著至愛之人倒在他面前，痛徹心扉，多年魂牽夢縈。

儘管七歲之前的一切記憶全是莫攸然告訴我的，我卻深信不疑。

七歲那一年，我自莫悠然懷中醒來，第一眼對上的是他那溫柔含笑的目光，我眨了眨眼，疑惑地問他：「你是誰？」

他用溫柔得能蠱惑我心的聲音回答：「我是莫攸然。」

我皺了皺眉，又問：「那我又是誰？」

似乎沒想到我會有此一問，他半晌才回神覆我：「你是未央。」

未央，原來這就是我的名字。

從那一起，莫攸然成了我唯一的親人。

但是，我從來不曾喚他為姐夫，而是直喚他的名諱——莫攸然。

孩提時，他總將我抱個滿懷傲立於蒼穹之間，我雙手攀上他的頸項，隨著他的視線望向日月星辰璀璨。有時我會偷偷打量他，皓齒朱唇，天質自然，蕭疏軒舉，幽深的眸子憂鬱傷淡。一身素雅青衣相映密林山川綠葉，襯得他更顯脫塵超俗。他有著常人無法比擬的風度，我時常想，他這樣出色的男子怎會安逸於一個小小的若然居，似乎有點屈才呢。

我聽著鐵笛聲正昏昏欲睡之時，有人輕敲後窗，驚醒了我。

我光著腳丫子跳下床，將暗青小窗拉開，對上一雙犀眸。他將手中托盤放在窗檻上，有兩碟小菜和一碗香噴噴的大米飯。

他冷冷地說道：「吃吧。」

飢腸轆轆的我撫了撫小腹，有些不自然地睇他一眼。

沒想到，今日為我送飯之人不是一向寵溺我的莫攸然，而是待我冷淡如冰的楚寶。

兩日前，我激動地頂撞了莫攸然，那是七年來頭一次頂撞他。

記得那日，他對我說：「未央，你已經十四了。」

我點點頭，是呀，不知不覺我已經十四歲了。

他又道：「再過兩年你就能進宮了。」

他這四個字令我的腦子一片混沌，再過兩年！

記得，在我初踏入若然居時，他就對我說過：「未央，你要記住，十六歲那一年，我將會帶著你進帝都城，見那位聖明曠世之君璧天裔。他是你唯一的夫君，而你，將是他唯一的皇后。」

我緊握著他那渾厚纖長的手，傻氣地問：「為什麼我要做皇后？」

「因為，這是天命。」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格外認真，而我也將之暗記在心，儘管那時我尚且不懂「皇后」是什麼意思。

漸漸長大，自史書上知道了皇后二字的真正意思——棄婦。

就拿漢武帝兩位皇后來說，金屋貯之的陳阿嬌，終以一首《長門賦》宣告她此生必淒慘終於冷宮；平陽公主家的衛子夫，榮寵一時，奈何歲月流逝，色衰而愛弛，終絕望自盡。這便是身為皇后的下場。

莫攸然經常一手托著我嬌小的身子，另一手執鐵笛遙指璀璨星辰，對我說：「未央，你看見那顆璀璨的紫微星了嗎？將來你的光芒便會掩蓋那顆至高無上的星辰，因為你是命定的皇后，必定要母儀天下。」似乎總在提醒著我生存於斯的責任，生怕我忘記。

當時我臉色慘然一變，氣憤地朝他吼道：「非要如此糾纏於我才罷休嗎？什麼母儀天下，我不稀罕。」

整整兩日，我未踏出房門一步，也沒吃任何東西，整個人都快餓昏了，卻又因自己的倔強不肯出去吃東西。

楚實見我良久都不說話，問道：「你不餓？」

我見他正要轉身端著飯菜離去之時，一把由他手中奪過托盤，說道：「誰說不餓了！」

他沒繼續與我多說，轉身絕塵而去。我已見怪不怪，與他相處七年，他一直都是如此，多餘的話從來不說，冷冷冰冰。

初見他時，他才十二歲，卻是儀容冷峻、眸光犀利，身泛殺氣，是莫攸然唯一的徒弟。

曾以為楚實是個啞巴，每日只是不言不語地聽莫攸然說話，然後點頭。可是與他相處的第二年，他突然對我說了一句：「丫頭，你真可憐。」我才恍然，原來他會說話。

若說起可憐二字，豈不更適合他嗎？至少，我有莫攸然，我有親人。而他，是一個孤兒，沒有依靠。

其實我很怕楚實，因為他那嗜血凌戮的眼神，彷彿隨時可殺了我。對於他的身分我一無所知，只知道莫攸然於七年前領我們一同來至此處，我便隱約察覺楚實的身分非同尋常，只因他眼中有股昭然可見的仇恨。莫攸然這七年間從未間斷地授他武藝，他的資質頗高，更肯吃苦，如今的他已是能與莫攸然匹敵的高手，他們甚至日夜秉燭研讀《孫子兵法》。我不懂，既是隱居於此，為何習武，為何研讀兵法？

若說莫攸然神祕，那楚實更神祕。

這七年來，我已慢慢接受了我的責任——做南國君主的皇后，因為這是天命。

但那日我竟如此頂撞莫攸然，我早就認命了不是？

我聽莫攸然提過，我命定的夫君，那位南國的皇帝，名叫壁天裔。

但這個天下，本姓皇甫，而非姓壁。

就在七年前的一場雪夜，一位天驕少年橫空出世，奪去了本屬於皇甫家的天下。他乃天下兵馬大元帥壁風之子，年少時便隨父親四征，虜箭射金甲，履步摧胡血，大小近百次大捷之戰他功不可沒。

皇甫家的江山正是壁家為其所打下，當時天下有句俗話：「壁家在，天下定。壁家亡，天下亂。」

他奪走皇甫家天下之後，用兩年平定朝野臣民之心，兩年培植屬於自己的親信勢力。其後兢兢業業治理天下，將天下臣民百姓領向空前盛世，成為一代聖主明君。百姓道起這位帝王，無不豎起拇指。

莫攸然對我說過，璧天裔的後宮，美女如雲，色藝雙絕，才貌兼備。

但是，他的後宮沒有皇后。因為，那個位置一直在等我，未央宮整整空了七年。

原來，我名未央，也是天命呢。

不知不覺，我與莫攸然冷戰了一個月。

他不再如同以往寵溺地撫慰我的無理任性，反是漠然對我，一語不發。我才知道，這回真的惹怒了他。怕他會永遠不再理我，多少次想著要道歉求和，只因他是我唯一可以依靠的親人、世上唯一對我好的人，可每每話到嘴邊卻硬生生吞了回去。

我沒有錯。未央，也有自己的驕傲。

可繼續如此僵持下去也不是辦法，總要有一方先低頭吧。終在多番猶豫之下，我來到了莫攸然的屋前，卻立於門外徘徊良久遲遲沒有抬手敲門。

正躊躇之時，卻聽門扉「咯吱」一聲被人打開，只見莫攸然與一名紫衣妙齡女子由小屋內邁出，女子鼻膩鵝脂、皎若朝霞，分外妖嬈，衣著皆是上好綢緞裁製，手工細膩，柔軟絲滑。首次見到楚寶與莫攸然以外的人，我略感新鮮，卻又深感不安。

見到我時，她的眼神閃著異樣光彩。

正對上她的目光，僅僅那一瞬間便移開，我從沒見過這樣的目光，更不解其中的含義。

莫攸然與她先後走至我面前，我不禁後退幾步，狐疑地看著莫攸然。已大半個月未如此正視他了，他的眸

光依舊淡淡夾雜著疏離與哀傷，雙唇緊抿，見到我出現於此略微有些詫異。

莫攸然淡淡地回視著我，喚了一聲：「未央。」

一個月來，他頭一次跟我說話。

「她就是未央？」他身旁的女子勾起一笑，格外嫵媚。

她的聲音驀地引我將視線從莫攸然轉移到她身上，她是誰？

莫攸然看出了我的疑惑，忙出聲解釋：「她是當朝涵貴妃，也是我的胞妹，莫攸涵。」

妹妹！他竟然還有個妹妹，身分還是我命定夫君的妾。

是的，在我眼裡不論她多麼受皇上的寵愛，權勢有多大，她終究只是個妾。

莫攸涵從見到我那一刻起就用審視的眼光上下打量著我，我不喜歡這種感覺。

她帶著笑容說：「果然是仙姿玉色，確有資格成為皇上命定的皇后。」

仙姿玉色！是個讚我美貌的詞彙，但是聽著卻如此刺耳。

她的笑容甚是虛偽，既不想對我笑，又何苦勉強自己強顏歡笑。難道，外邊的人都喜歡用這般虛偽的臉龐

待人？

莫攸然又說：「未央，快見過貴妃娘娘。」

我仍舊不發一語地站在原地，莫攸然皺了皺眉，啓口待語，卻被莫攸涵搶道：「哥哥莫為難她，未經世事的孩子怎會懂這君臣之禮，本宮不會與她計較。」

聽她言罷，我不自覺笑了出聲，「不懂規矩的，怕是涵貴妃吧。」

一語驚二人。

我不疾不徐地繼續說：「我可是壁天裔命定的皇后，豈有皇后向貴妃行禮之說？」

莫攸涵臉色慘然一變，始終掛在兩鬢之下的笑容僵住，一時竟不知該回些什麼話。莫攸然看我的神色卻甚是古怪，眯著眼上下打量著我，欲將我看透。

我知道，今夜的我與往常很不一样。曾經，我沉默寡言逆來順受，盛氣凌人、言語刻薄並非我的本性。

莫攸然深莫能測地看我一眼，嘆息道：「看來，是該送出去學學規矩了。」

聞言我全身一僵，他是要趕我走……

那夜，莫攸涵和她的貼身丫鬟、兩大侍衛在這小小的若然居屈就了一夜。

我卻是一直靜坐在屋前竹階上直到天明，旭日升起。

睇睨眼前這片楓林，眼下已是潤秋時節，暗紅的楓葉將整片楓林染紅。如今朝霞布空，如天葉一色，相連而映，熠熠如輝，赤若流霞。靜靜凝神望此情景，我不禁迷惘，我真的就要被送離若然居了嗎？真的甘願就這麼進入後宮繁亂之地嗎？

未央，你就知足吧。就連不可一世的天下之主壁天裔都在等著你，多麼大的榮耀！

可是「天命」二字我從來沒有信過。即便不信，我仍不得不由著它擺布，任它操控著我的一生，包括我的婚姻，我的夫君。

我不能拒絕。無關天命，只關乎莫攸然。是他，要我做壁天裔的皇后。

莫攸然，一直是我所尊敬的人，而我從未忤逆過他，即使是他要我進宮爲后。

淡煙裡，香霧飄零，驚風驅雁。

楚實無聲無息如魅影飄風般出現在我視線內，他腰間的長劍始終佩帶著，從我第一眼見到他，劍始終不離身。用得著如此麼，這兒就我們三個人，有誰會出手加害於他。

他幽暗的犀眸於看見我那一刻僵凝，前行的步伐也止住，表情木然。朝陽由他背後拂照，映出幻彩斑斕之

色，與他那沉灰的布衣與暗冷的表情一點也不搭襯。

他問：「你見到她了？」

我睜著眼睛，一眨不眨地看著他。他繼續說：「她要帶你走。」

我自嘲一笑，有那片刻的思量，才道：「你錯了，若莫攸然不許，無人能將我帶走。」

突然有些暈了，想支起身子回屋，卻連起身都費了一番周折。

楚寰始終站得離我一丈之遠。我不認為他還會對我說些什麼，他向來不擅言語，能有耐性與我說話已是破天荒了。想及此，便打算回屋好好睡上一覺。轉身欲去之際，卻見背後站著莫攸然，我怔怔地望著他杵在我面前，目光帶著複雜與矛盾。在晨曦的清冷風中，他的衣角隨風翻飛，顧決清然，如霧靄般虛無。

他說：「只因你是天命，而非我不留你。」

我的眼眶一酸，淚水凝聚在眼眶之中，張了張口欲說些什麼，終是嚥了回去。深吸上一口涼氣，我問道：「什麼時候啓程？」

他說：「接你走的人並非攸涵。」

我含著冷笑道：「有分別嗎？」

他沉下眼眸，迴避著我的目光，似在愧疚。

我越過他朝自己小屋走去，眼下我只想好好睡上一覺，我相信醒來一切都會過去的。在關上小木門那一刻，我瞧見莫攸涵微倚在門欄之上若有所思地睇著我，唇邊露出一抹詭異笑容。

兩日後，莫攸涵回宮了，原來她只是來看看我這位未來的皇后。然一位侍妾竟能得到皇帝的允許，單獨出宮回來省親，多麼大的榮耀恩典。

我想，她肯定甚得皇上恩寵。莫攸然跟我說過，壁天裔不是個憐香惜玉的男人，對於女人，他無情得近乎於殘暴。芸芸後宮佳麗三千人，能獨得他寵愛的只有莫攸涵。

我問他：「爲什麼獨獨寵愛莫攸涵，難道他愛她？」

莫攸然笑答：「因爲她是我的妹妹。」

我又問：「那壁天裔爲何要等我七年？」

他說：「因爲你是碧若的妹妹。」

莫攸涵得寵，只因她是莫攸然的妹妹，他與皇上的關係似乎很密切。

壁天裔要封我爲后，只因我是姐姐的妹妹，姐姐與皇上似乎頗有淵源。

兩句令人費解的話看似關係非比尋常，我卻無法將它們加以聯繫，至今仍不能得到解釋。

送走莫攸涵之後，莫攸然別有深意地對我說：「未央，數日前讓我見識到了不一樣的你。」

我的心因他這句話暗自擂鼓，他又說：「原來，你一直都如此聰慧，心如明鏡。」

是的，這七年來我一直在他們面前裝傻氣。

莫攸然與楚寰之間有太多不願爲人知的祕密，我與他們相處了七年，多少知道一些，於是我選擇裝糊塗。

可是，莫攸涵來的那一日，我卻再也不能繼續僞裝了，因爲我感覺自己即將要被推入一個無底的深淵。

我害怕又恐懼……七年來與世隔絕地生活著，外邊的世界我從未接觸過，更不瞭解。多年來翻閱的書籍只能讓我理解人心的險惡、深宮的陰暗，我情願一輩子待在若然居與他們二人終老此生。但我知道，這只是我的幻想。

我不可能一輩子待在這兒，他們二人更不可能。

因爲，他們二人在對弈棋局，未央就是棋盤上的棋子。

蕭索秋風，迢迢清夜。

淡雲月影朦朧，澗水聲聲如鶯鳴，清風遐邇。

我立於寒潭之緣，睥睨眼下流水飛濺，寒氣裊裊。冰寒徹骨的寒潭之氣直逼我的全身，侵襲著我的衣襟，而楚實十二歲便開始嘗試進入這寒潭，從最初的一個時辰浸泡至如今的五個時辰。當時，對於一個年僅十二歲的孩子來說，該是多麼殘酷的一件事。不可思議！究竟是何種信念，讓楚實在這痛苦的七年中挺了過來？

腦海中瞬間閃過一個衝動的念頭——跳下去。曾經，他一個孩子都能跳下去，興許我也能嘗試跳下去，便不用承受這一切了……

我的腳步朝前挪了一步，楚實的聲音如暗夜鬼魅在我背後冷冷響起，「你做什麼？」

回首望去，視線追隨著他朝我緩步而來，毫不掩飾地回答：「想跳下去。」

他冷笑一聲，卻說：「跳吧。」

沒想到，他回答我的竟是這兩個字，我有片刻的怔愣。即便他再冷血，畢竟我與他共處了七年，竟連一句「爲什麼」都不問，就要我跳下去？果真是個冷血無情之人。

他將手中的劍插入泥中，冷冷地說：「死了，你就解脫了。」

我驚愕地瞅著他，他似乎什麼都知道。我不禁喃喃地問：「我想知道……姐姐她是怎麼死的。」

其實對於姐姐的死我一直都不清楚，莫攸然未對我詳述，而我也沒有多問。或許是因為不想再揭起他的哀傷，又或許是不願提及「碧若」這兩個字。

楚實只淡淡地回了句「一箭穿心」，便將纏繞腰間的暗灰細腰帶解開。

當我尚且盤算著他要做些什麼，卻見他已然褪去外邊的薄衣，露出赤裸的上身。

我瞪大了眼睛看著他的舉動，他霍然側首，皺起眉頭瞅著我，說道：「我以爲，你該迴避。」
我不解地望著他，「迴避什麼？」

他不願再與我閒扯，低著頭便扯開褲腰帶，揚手一揮，暗灰的腰帶在空中來回飄揚幾圈才跌落枯黃草地上。
我立刻明白他要我迴避什麼了，聽莫悠然說過，下寒潭一定要褪去全身衣物，否則寒氣入體而不得四散，會有生命之危。

未敢多作停留，撒腿便跑，隱約在這漆黑寧寂的闊野之地聽見背後傳出一聲輕笑，是楚實在笑？

我想，那是我的幻覺。

冷血之人，怎懂笑？

臘月初十那日，若然居迎來了今冬第一場瑞雪，而我憂慮了七年的事終於發生了。

霜迷衰草，暮雪清峭，漠漠初染遠青山。

睜開惺忪的眼向窗外望去，白茫茫的一片闖入眼簾，當下便興沖沖地跑至北風呼嘯吹零的楓林，那兒已是茫茫霧霧寒氣襲冬衣，皚皚皓雪鋪滿地。遙遙而望，楚實在於雪花飛舞的林間練著那精妙絕倫的「傷心雪劍」，氣勢如虹，幻影凌波，漫吞皓雪。他的髮梢有點點雪花遺落，萬年冰霜的臉上掛著認真神態。每回，他只要拔出劍，便再也停不下來。

我想，他是個劍癡，愛劍勝過愛自己。

不願打擾他練劍，我蹲下身子抽出一直緊捂在袖中的手，開始堆起雪人。約莫過了一個時辰，我的雙手早已被冰雪凍得通紅，臉上卻綻放著笑容，含著淡笑凝望自己所堆砌的莫悠然——瀟灑俊逸，風度翩翩。雖然沒有本人好看，卻也似他六分。

楚寶收起劍勢朝我信步走來。我興奮地向遠處的他揮了揮手，喊道：「楚寶，你來看看像不像莫攸然。」來到我身邊，他淡淡掃了一眼雪人，露出嘲諷之色，「你該再堆砌一個碧若師母。」

我的笑僵在臉上，一顆心因他的話而急速變冷。雪花拍打在我的臉頰，時間彷彿在那一刻悄然而止。

他突然側首，視線掠過我，遙遙朝我背後指去。我順著他所指方向轉身凝望，白雪覆枝頭的楓林外，一輛馬車停在若然居前，我問：「誰來了？」

「這次，是真的要帶你離開了。」楚寶的聲音很低沉，卻清晰地縈繞在我耳邊。

那一刻，我飛身衝了出去。

我在莫攸然的屋外徘徊踱步許久，仍不見裡邊的人出來，我的心抑亂得六神無主。楚寶安逸地倚在木階前的竹欄青木上，雙手抱胸，似一副看好戲的模樣。他們究竟在裡邊談什麼，這天色都快臨近夜幕，還不出來。

終於，伴隨著一句「人，我就帶走了」的細膩甜美之聲，木門被一雙纖細柔荑拉開。莫攸然與一名白衣勝雪的女子邁門而出，他們見到佇立在門外的我，都止住了步伐。

女子的水眸看了我一眼，便道：「這位，想必就是未央小姐。」

我不答話，只是問：「你是誰？」

她宛然一笑，「我叫靳雪，是九爺派我來接未央小姐進帝都城。」

我轉望莫攸然，一字一字地問：「你答應了？」

他點頭，我便冷笑。

靳雪的目光在我們身上來回逡巡，「莫將軍，靳雪是否該迴避為好？」

聽靳雪喚他為「莫將軍」我沒有驚訝。數年前，我無意中在他屋內發現一間密室，裡面僅藏了一副戰甲與

一柄金刀。那時我就已猜測到他的身分。

莫攸然向靳雪搖頭，再睇向我，道：「未央，你隨我來。」

我隨著他的步伐，再次走進了楓林。雙足踏在厚厚積雪上，留下排排清晰的腳印，冰涼的溫度由腳心傳遍了全身。

他於我白日堆砌的雪人邊停下腳步，雙手置於後，背對著我說：「未央，我記得很早就跟你說明白了，十六歲，會送你進帝都城。」

我無聲地笑了笑，然後回答：「今年，我才十四。」

他又說：「做皇后，需懂得宮廷禮儀。此次便是領你進九王府，教你學規矩。」

我立刻接上他的話，「我不要學那些乏味的規矩，我只想……」

「未央！」我的話未完，卻被他厲聲截斷，「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，別再使性子。」

僵在原地，聽他那厲聲厲語。第一次，他對我如斯冷漠，聲音不聞絲毫起伏，比楚實的冷漠還要陰鷙。今日，我總算見識到真正的莫攸然。

「到了九王府，切記好好學習規矩。將來，要寵冠後宮。」他的聲音依舊冷淡，只是斂去了微愠之色。

寵冠後宮？這就是他的最終目的？我不信。

「爲何要寵冠後宮？」

他始終沒回首看我，也不答話。

我想，此刻若能看見他的表情，興許能猜透他的心思。

「好，未央定會寵冠後宮，但是莫攸然亦要答應我一件事。」我頓了頓又說：「用若然笛，爲我吹一曲《未央歌》。」

他的手輕撫上腰間的鐵笛，似在猶豫。

若然笛，象徵著他與姐姐之間的愛情，他從來只為姐姐一人而吹。而今，我卻要求他為我吹曲，會否有些強人所難？

他卻抽出了鐵笛，置於唇下，緩緩吹奏而起。

悠揚曼妙之聲充斥整片楓林，漫天雪夜，白霜耀月，溶溶悵惘。

未央歌。

頭一回，他的笛聲只為我奏。

在我心中，他的地位早已超越了親人，即使他眼中不曾有我。

從未想過要超越姐姐在他心中的地位，只是想代替姐姐陪在他身邊，撫平他多年來的心傷。如今他已不再需要我的陪伴，那麼，我也不會強留而下。

一曲未央歌終罷，我毅然轉身上了馬車，隨斬雪離開若然居。

沒有告別，沒有哭泣，沒有回頭。

隨著馬車的顛簸搖晃，我揭開窗幔錦布，探出頭向離我愈來愈遠的若然居望去。

崇巒雪，逐瀨淒，滄江碧海空浩渺。

莫攸然沒有來送我，楚寰也沒有。

真是兩個冷血的男人呢，好歹……咱們也相處了七年呀。

馬車倏地轉彎，若然居消失在我的視線之外。地上的積雪之中，唯獨留下了兩行深深的輪轂軛印。

第二章 風雪殘·夜未央

一陣風過，鐵馬冰蹄叮噐作響，熙攘飛雪沒馬蹄，輾轉紅塵滿郊畿。

在這漫長的路途中，我詢問起斬雪口中的「九爺」。

他一聽我問起九爺，眼中立刻閃耀著光彩，「九爺是皇上唯一封王的人，只可惜手中並無實權，連早朝也是可上可不上，每日如同閒雲野鶴，遍走錦繡山川。」

我了然地點點頭，笑道：「噢，老頭兒啊。」我一直認為這樣的人應該是個老頭。

她頓時滿臉驚愕，忙解釋著，「不是，九爺才不是什麼老頭呢！他今年才二十有四。相貌極為俊逸邪美，凡是見到他容貌之人，無不為其傾倒顛迷。尤其是他那對龍章之目，攝人心魄。」

聽她此番描述，我半信半疑地問：「有那麼誇大嗎？」

她生怕我不信，用極為肯定的語氣與堅定的目光回答我：「一點也不誇大。」

我問：「那他比起莫攸然呢？」

沒想到我會有此一問，她恍了恍神，才回答：「在斬雪心中，唯九爺之貌是天下第一人。」

「怕是你的魂也早被那九爺給勾了去吧。」我加重了語氣，帶有幾分玩笑之意說著。

她一臉神采飛揚之色卻因我的話黯淡了下來，閉口不再說話。

我雖納悶，卻沒追問，他們王府之事，我自是不便多問。我的目的只是在王府內學習宮廷禮儀、皇后賢德，

待至十六歲再被皇上以金鳳鸞椅迎進宮，成為母儀天下的皇后。

回想她方才提起九爺的雙目，我便輕撫上自己這雙曾被莫攸然稱作「妖瞳」的眼睛。

十二歲那年，莫攸然驚詫地發現我的眸竟如此與眾不同，便經常溫柔地撫過我的眸，對我說：「未央，難以相信，你這張不食人間煙火的傾國之貌，竟生有一雙魅惑勾魂的妖瞳，這雙狐目鳳眼也唯有商紂妃妲己才有過罷。」他望著我的眼眸良久，也感嘆了許久，終於收回一直撫在我眸上的手，認真地說：「這雙瞳太美太耀眼，所以你不能輕易展露笑顏，一定要盡可能隱藏。因為，你的美只能展現給壁天裔。」當時的我不禁猜想，他會否認爲我是妲己轉世呢。

自那以後，我便克制住自己的情緒，盡量少露笑顏，如今我已習慣將喜怒藏於心。就算是笑，亦不會讓自己的眸流露出半分笑意。

興許我這雙妖瞳也是上天賜予的。我真不明白，上天爲何要賜予我這麼多世人求之而不得的東西呢，未央真的受不起。

忽聽外邊傳來馬兒啼嘶之聲，馬車驟然一頓，停了下來。

靳雪立刻揭簾而望，神色微變。

我也順著縫隙朝外望去，闖入眼簾的是兩位絕美的紅衣少女。笑容中滿是邪柔膩美，眉宇盡妖嬈。纖腰楚楚，肌若白雪，傲立風雪間，北風呼嘯在她們單薄的裙裳間，飄逸絕美。

其中一位女子問：「哪位是未央姑娘？」

我與靳雪對望一眼，淨是疑惑。

靳雪戒備地盯著她們，「你們是誰？」

「甬管是誰，我們只想請未央姑娘隨行一趟。」她們並沒有正面回答她的問題，言辭有些閃爍。

靳雪斷然拒絕，「不可能。」

兩位女子嬌媚地朝我們輕笑出聲，纖指把玩著腰間纏繞的紅菱，目光突轉陰狠，「本姑娘此刻心情尚好，並不想動手殺人。倘若你非要逼我們——」

靳雪冷地倒抽一口涼氣，她確實被這兩名女子眼中的凌厲之色給駭住。

我探出身子，由馬車跳了下來，靴子踩在冰涼的雪地上，格外濕冷。

靳雪一聲驚呼，「未央小姐，別過去。」

「我雖非悲天憫人之輩，卻也不想因此連累你為我送死。」我沒有回頭，緩步朝那二人走了去。

「未央姑娘果然識時務，請吧。」微微躬身請我先行，我心中疑雲頓生，她們對我何以如此恭敬，難不成她們認識我？

花了整整三日，我終於隨他們來到目的地，此刻的我渾然不知道自己置身何處，因為來的路上，她們二人在我眼睛蒙上一層黑布。

何須弄得如此神秘祕，外邊的人還真是奇怪。令我更加納悶的是，這七年間我們隱蔽在帝都城的荒郊之外，根本沒人知道我們所處的位置。唯有近日來莫倏然頻頻飛鴿傳書，似乎有意暴露我們的行蹤。而這兩名女子怎能在半路上攔截了我？難道他們是攔截到信鴿？還是其中有內鬼？

感覺有人正在解開臉上一直綁著的死結，黑布卸下，一陣強光射入眼中，我不適應地將眼睛閉上後再睜開。

此時我已然身處一間優雅小屋，桌上插著一枝梅，花香陣陣縈繞在屋。

「以後你就住這兒了。」她草草對我說了一句，又轉頭對另一名女子說：「我現在去稟報樓主，人已經帶

到，落，你在這兒好生看著她。」語畢，那女子瞥了我一眼，點點頭隨即翩然而去。

我狐疑地盯著落，問道：「這究竟是什麼地方？」

她冷冷地回道：「白樓。」

白樓？這兩個字聽上去怎如此耳熟！

歪著腦袋，開始思索腦海中的記憶深處，我肯定在哪處聽說過這兩個字。靈光猛地一閃，對了，是在楚寶的口中聽過。

「白樓」乃天下第一樓，武林中最大的邪派組織，掌控黑白兩道，以蠱控人心智。我不明白的是，這白樓與我有何干係，他們抓我的目的何在？

我又追著落問了好些問題，可她一個也沒有回答，一直如冰雕般佇立門側，靜默地看著我。

天色漸漸暗下，落始終站在原地未動一分。直到一名男子匆匆進來，附在她耳邊說了些什麼，她臉色條地一變，也沒顧上我，便與那名男子急匆匆衝了出去。

看他們神色如此緊張，難道白樓出了什麼大事？好奇心使然我悄悄尾隨而出。

也不知跟了多久，終在一處闊野之地停下，四周火光點點，將黑寂的雪夜照耀得恍如白晝。

我躲在一棵槐樹之後，探出頭觀望一丈之外的情況。約有數百名弟子正兩列而站，表情嚴謹肅然。正中央蜷曲著一名受傷女子，嘴角殘留血跡，很是狼狽。而這些都是其次，最令我注意的要數一名迎風而立的黑袍男子，一張銀鐵鑄成的面具遮去了他大半張臉，所以看不清他確切的模樣。唯見他那雙冷漠幽深的眼睛與顯露在外的薄唇。

「如月，你真令我失望。」只見面具男子唇邊勾勒出一抹冷鬱淡笑，凝視著地上的女子。他的聲音比冰還寒冷，比鐵還剛硬。

被稱作如月的女子極爲不屑地輕哼一聲，滿身傲骨，咬緊牙關一句話也不說。

他緩緩蹲下身子，單手緊捏著她下顎，用一雙詭魅的犀眸上下審視著她，「別考驗我的耐性，你究竟是誰派來的臥底？」

如月回視著他笑道：「風白羽，你不是很有能耐麼，去查呀。」

他猛然鬆開她下顎，反手搥了她兩耳光，她被打趴在地無力動彈，血一滴一滴滲入潔白雪地中。又自袍中取出一把鋒利匕首，在她臉上游移，「這麼美的臉蛋若是毀了，未免可惜。」刀一寸一寸地朝下移動著，最後落在她的紫菱腰帶上，輕而一挑。腰帶鬆開，她的衣襟也隨之敞開。

我看著他的一舉一動，只覺冷汗沁出了脊背。他這是要做甚，莫非想當眾人之前褪去她所有衣裳加以羞辱？不一會兒，我的猜測果然應驗了，他當真將她全身剝得寸絲不掛，赤裸裸躺在冰天雪地之中，如月的神色羞憤難堪。我納悶著她究竟犯了何事，竟遭到如此羞辱。

風白羽將手中泛著冷光的匕首逕朝雪地丟棄，淡漠掃了一眼地上的如月，再望向一旁正目不轉睛淫視著她的弟子們，勾起一笑，「誰若對她有興趣，盡管拿去享用。」

如月的目光終於流露出恐懼之色，大聲朝他吼著：「風白羽，你好卑鄙！」

他全然不在意她的言語，毫不留情面地說：「拖下去。」

幾名男弟子興沖沖上前抬起赤裸裸的如月，神色猥瑣。如月已無力掙扎，只能虛弱地喊：「風白羽，我說……我什麼都說……求你放過我。」

「我給過你機會，但你不稀罕。現下，我已無興趣再知道了。」他丟下一句寒冷如冰的話，轉身踏雪朝我而來。

我立刻收回探出的腦袋，隱躲在槐樹之後，他不會在那麼遠就發現我了吧。只聞，他的聲音由我頭頂傳

來，「這場戲看得還盡興嗎？」

我頗不甘願地自樹幹後方步出，正眼注視著他那張被月光照得熠熠泛冷光的銀色面具，問道：「你是白樓樓主？」

他冷眸一轉，直射著我，回道：「是。」

「那個如月犯了他等十惡不赦的事要這樣待她？」我不解地問了句，聲音夾雜了絲絲怒氣。

他不答反問：「到現在還有心情管他人之事，不先擔心自己？」

我順他的話而回了句：「那你抓我來，有何目的？」

他回道：「只想讓你在白樓長住。」

「長住是多久？」我含著笑迎上他的冷眸。

「我死那日。」

錯愕地盯著他，壓根沒想到他會吐出這樣一句話，我半玩笑半認真地說道：「風樓主，你這句話會讓我誤解的，難不成你愛上我了？」

他冷漠的眸光因我的話而閃過饒富意味的笑，「就算是吧。」

我輕輕拂落衣襟上沾染的雪花，也不打算將此話題繼續下去，只道：「風白羽，你若要拘著我，我也無可奈何。但是我要告訴你，我可是個麻煩，不要後悔便好。」

他盯著我不語，我倆相互沉默了好一會兒，氣氛有些詭異。我伸手拂過額間被風吹散的髮絲，笑了笑便轉身悠然而去，他並沒有攔我。

回到屋內已是子時，我躺在陌生床鋪上來回翻覆著無法入睡，腦海中不斷閃過方才所看到的一切。這個

風白羽就是如此侮辱女人的麼，即便她犯了再不可容恕的事，也該留點尊嚴給她吧。這就是外邊的世界呀，竟如此骯髒不堪。風白羽為何要留我在白樓，莫非他知道我是未來的皇后？

我從床上坐起，朝門外一直守著的人喊了聲：「落……」

聲音才落下，落就推開了門看向我，冷風吹過床鋪，紗帳飄飄飛揚，「有事？」

我問：「你們知道我是誰嗎？」

她點點頭，說：「未央。」

我擺了擺手，解釋道：「我的意思是，你們知道我的身分嗎？」

「未央姑娘。」她認真地回答。

我聽到她的回話有些錯愕，她這是在裝愣呢。我無奈地盯著落，只見她勾起嫵媚的笑，說道：「姑娘若沒其他事，那我出去了。」

我默然地重新躺下，將頭埋掩在衾枕之內，腦海中一片空白。

漸漸地，睡意襲來，我的身子沉沉鬆弛而下，意識一分一分被抽離。

昨夜又作了場糾纏我七年的夢，一位白衣翩翩少年用溫柔寵溺的聲音對我說：「我會一直保護你，不讓任何人欺負你、傷害你。」

七年間，這畫面一直闖入我的夢境，許多次我都想看清他的臉，可他給我的始終是個背影。我在猜，那根本不是夢，而是我七歲之前的記憶。

儘管看不清白衣少年的臉，但我認定那個人是莫攸然。

用過落送來的早飯，我便逕自出門。落沒有攔阻，只是寸步不離地緊跟在後。

雪漸漸融去，冬風仍舊呼嘯而過，千里冰霜。我隨性踢踏著雪花，殘雪覆在靴上濕了好大一片。

雲低暮薄，半雪壓枝。

我仰望淡雲浮蒼穹，問落：「你聽說過莫攸然這個名字嗎？」

她隨著我的步伐而行，踩著嗞嗞的雪，平靜地回答我：「聽過。」

步伐一頓，我倏然回首盯著她。她也馬上停住前行步伐，納悶地凝著我。

「那莫攸然是什麼人？」我恍惚了剎那，用略微激動的語氣追問一句。

「莫攸然是個孤兒，後隨壁家征戰沙場，屢建奇功。又助壁天裔奪取皇甫家的天下，卻突然失蹤，杳無音信。」她簡單將莫攸然介紹了一番。

原來壁天裔奪取皇甫家江山也有莫攸然一份功勞，難怪他會因莫攸然一語而等了我整整七年，看來他們之間的關係果真非同一般。

可讓我始終不明白的是，為何莫攸然要在壁天裔登位後隱居荒蕪山野，若說是功成身退未免過於牽強。對了，壁天裔登基是在七年前，那一年莫攸然正好將我與楚實領至若然居，正好姐姐也死在七年前，是一箭穿心而死。難道這和姐姐的死有關聯，七年前究竟發生了何事？

我忙問：「莫攸然與九王爺有何干係嗎？」

落搖頭，「我只知道莫攸然、壁天裔、轅義九三人並稱『曠世三將』，以陰、狠、絕著稱。」

曠世三將，陰、狠、絕。

我細細回味著這七個字，怎麼都無法將其與溫儒的莫攸然聯繫在一起。

還待開口探問此關於他們三人之事，卻隱約聽見悠揚的樂曲，我側耳傾聽著。竟是〈未央歌〉！難道……莫攸然來救我了。

我覓著曲之妙音一路追尋著，千轉百折後踏入一片滿是翠綠的青竹林。寥葉風，橫斜影，風中孤立著一名黑袍男子，手拈竹葉置唇邊，冷曲飄飄幻林間。

我一步步朝他走了去，出聲打斷他，「沒想到，你竟會吹〈未央歌〉。」

風白羽沒有回頭，只是將竹葉由唇邊取下，收入手心捏著，也不說話。

再聽〈未央歌〉，我的心頭竟是五味參雜，數日前離別若然居的酸澀頓時湧入心頭，我喃喃念起未央詞：

夜笙清，素微調。

激激夜未央，碧紗疏韶華。

縈離殤，驚瓊雪。

黯黯夜未央，月斜愈聲悲。

他因我的詞而回頭凝望，淡而望之，道：「未央歌？」語氣略微有些起伏，飄在空中縈繞著。

其實〈未央歌〉只不過是民間小調中一首再平凡不過的曲子，但有一回無意聽莫攸然吹起，我便戀上了它那淡淡清雅的平凡之調，所以取名爲〈未央歌〉，還拉著莫攸然爲我填詞，而後便一直將它當作屬於我的歌。

我遙指竹高千尺之上的竹葉，「我想要一片竹葉。」

他縱身一躍，凌空而上，身形輕然翩飛，掠過竹頂，信手摘下一片嫩葉，而後飄然落在我跟前，將一片青翠竹葉遞給我。

我接過，葉子沾了些雪滴，有些冰涼，「〈未央歌〉你吹得神似，韻卻不似。你聽我吹。」置於嘴邊，凝氣丹田之上，輕輕吹起。

餘音繞林，響遏行雲，宛轉朦朧。

當我音遁之時，他盯著著我的目光有些複雜，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聽到他的話我不禁感到可笑，驀然反問：「你不知道我是誰，抓我回來做什麼？」

他袖袍一拂，將視線由我身上收回。若我沒看錯，方才他唇邊劃過一抹自嘲之笑，瞳中竟閃過哀傷，我嘆息一聲：「我是莫攸然妻子碧若的親妹妹，我以為你知道的。」

「你的曲韻雖歡暢悠朗，卻隱有止不住的哀傷。」他避過了我的問題。

我的笑聲逸出了口，「沒想到行事狠辣的風樓主對音律也頗有研究。」

此刻的風白羽與昨夜我所見的風白羽簡直判若兩人，究竟黑夜的他與白夜的他，哪個才是真正的他？

他笑了笑，「昨天我一直在思慮，抓你來究竟是對是錯，反倒是今日，你的一曲〈未央歌〉釋了我心頭之亂。興許留在白樓也未嘗不是件好事。」

我還有些納悶地問：「你究竟知不知道我是誰呀？」

他淡吐二字：「未央。」

「我不是那個意思。」我無奈地嘆了嘆，怎麼他和落一般，喜歡裝糊塗呢。

他看著我，似笑非笑地說：「未央是壁天裔未來的皇后。」

我訝異道：「你知道！」

「天下人盡知，未央宮空了七年，只為等待一個名叫未央的女子，南國皇帝命定的皇后娘娘。」

「那你還敢抓我來，你有幾個膽子敢與朝廷鬥？」

「你果然是個與世隔絕的孩子，天真幼稚。」他放聲一笑，狂妄之聲在竹林間縈繞著，震落了竹葉。

對於他的暗嘲我不以為然，薄笑依舊，與他併肩立於漫天飛舞的竹葉間。

天真幼稚。這四個字，絕不屬於未央。

百花已絕跡，鳴笙卻子珍，蕭蕭雪即融。

獨倚階前睇晚寒風北吹，再側首望了望身邊的嵐，他與我併肩撐頭仰望穹天。自那日與風白羽在竹間品聊以來，與落倒是熟稔不少，她的態度也明顯有了轉變。我才明白，要在白樓過上些正常的日子，切莫得罪風白羽。這個嵐就是落的弟弟，雖然才十歲，卻與我的個頭差不多。雙頰白皙嫩如雪，眼眸純澈淨如水，看著他可愛的模樣心中自是喜歡，尤其是那粉嫩的頰，我總克制不住自己動手就要捏捏。

他卻總是緊鎖眉頭，揮開我的手大喊：「臭女人，不要再捏了。」

落總是笑著低斥一句：「嵐，不許對未央姑娘無禮。」

隨著嵐，原本冷淡如冰的落也漸漸開朗，不時插上幾句與我們打趣著。這些日子有了他們兩姐弟的陪伴，倒亦樂得愜意，我常想，若能永遠待在白樓也未嘗不是件好事。

嵐伸出手在我眼前晃了晃，「喂，你想什麼呢？」他對我說話的語氣就像個大男人，毫不客氣。

我整了整讓風吹得凌亂的衣襟道：「想，風白羽爲什麼要抓我來這兒？」

他側首問：「來這兒不好麼，我與姐姐天天陪在你身邊，你不開心嗎？」

我淡淡一笑，「開心、開心。只是有些事想不通。」

他猛地拽起我的手，用無邪的熠熠瞳光望著我，「開心就好了，那就一輩子待在白樓，嵐會一直陪你，逗你開心的。」

我黯然道：「其實我也不想離開，但是不可能，他……不會允許。」

嵐的眸光一閃，「誰？」

我也不答話，只是伸手捏了他柔軟的右頰笑答：「小孩子，問那麼多做甚。」

他立刻甩開我的手吼了句：「臭女人，和你說過多少遍，不要再捏我的臉。」

看著他漲紅了臉，我不由自主大笑了起來。他憤怒的表情頓時僵住，怔怔地凝視著我，神色古怪。

我納悶地著摸了摸自己的臉，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他恍然回神，「你的眼睛，好美。」

我漸漸斂去嘴邊的笑容，最後變得冷淡如霜。他看見了。

來到白樓，我竟忘記莫攸然多年的叮囑——絕對不能在他人面前綻放笑顏，露妖瞳。

他不滿地問：「怎麼了，臭著一張臉？」

我別開臉，避開他那質問的眼神，「沒什麼。」

此時，落沉著一張臉朝我們走來，我見她手心緊攥著一塊小木牌，神色有些掙扎。嵐見到她立刻起身迎上去，才邁開步，落便將手中的木牌朝風丟去，在空中劃出一道湛湛銀光，最後被風接在手心。

我好奇地湊上去看了看他手中的木牌，上面刻著三個血紅的字：陳金寶。

我知道這塊木牌代表「弑殺令」，我多次見落身上佩帶著這個東西，時常深更半夜才回來。每次回來，身上都充溢著濃濃的血腥味。我知道，又有一條命死在她手中了。可如今，落為何要將這塊木牌交給嵐？他才十歲不是嗎？

我急急地說：「落，他是你弟弟，不可以讓他的手沾上血。」

「未央姑娘不知道吧，嵐，是白樓第一殺手。」落勾起一笑，眸中帶著自嘲之色，靜靜凝望著我。

我不可置信地望著身旁的嵐，落說這孩子是白樓第一殺手？

「我不信。」

嵐十分平靜地說：「在白樓，沒有人的手會乾淨。」

他的表情很嚴肅，那冷凜的瞳，本不該屬於一個孩子。

那夜，我要落領我去見風白羽。自上回在竹林內品談〈未央歌〉後，我就再沒見過他。落對我說，風白羽每月只在白樓逗留兩日，處理一些非常棘手的事件。一般瑣事都是由副樓主緋衣打理。這個月，因為劫了我，風白羽出奇地在白樓逗留了整整五日，這可是破天荒頭一遭。

我正納悶，他堂堂一個樓主不在白樓坐鎮，亂跑什麼呢，有什麼事比自己一手創立的白樓還重要？

而今日，正好是風白羽在白樓逗留的日子，正好可藉此機會與他說說嵐的事。落知道我想做什麼卻沒有阻攔，我明白她這個做姐姐的，也不希望自己的弟弟永遠沉淪於血腥殺戮之中。

落在門外謙恭地朝燭光微暗的屋內稟報：「樓主，未央姑娘要見您。」

屋內傳來細微的聲音，淡淡的呻吟之聲，我不解地看著落，難道裡頭還有別人？

落的臉色有些慘白，拽著我的手就要離開。我不依，忙穩住步伐問：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

門被人拉開了，出來的是一位冶豔的紫衣女子，衣衫凌亂，臉色潮紅，目光迷離中帶著一絲不滿。即便我未經世事也懂得，原來我與落打擾了風白羽的好事，也難怪落的臉色會如此蒼白，神色有些擔憂。

落的頭垂得老低，細細喚了聲：「副樓主。」

原來她就是副樓主緋衣，竟如此年輕貌美。

緋衣凌厲地掃了我們一眼，才高傲地離去，留下身上陣陣餘香縈繞廊間，氣味格外刺鼻。

我邁進屋內，風白羽赤裸著上身，那淡淡的抓痕及明顯的吻痕讓整個房間充斥著旖旎之感。見他慵懶地倚在帷帳內，臉上依舊戴著銀色面具，我真不知道他是面容醜陋還是故作神祕。

他輕笑一聲，支起身子坐好，「你這麼晚來找我，會讓我誤解的。」

聽他輕佻的話語我不以為意，朝他走近了幾步，「隨你誤解。我只想和你說說風的事，他才十歲。」

他聳聳肩，「那又如何？」

「希望你不要再讓他做殺手，日日將手沾滿血腥。」

「你倒是挺有善心的。」

「這不是善心。」我頓了頓，又道：「只是同情。」

「好，我可以答應你。」他條地由床上起身，一把摟住我的腰，低頭在我耳邊輕語：「但今夜，你得陪我。」

靠在他滾燙的身軀之上，我用力想要推開他，無奈卻被他緊緊箍在懷中，根本不得動彈，只能瞪著他。真是沒有想到，這個風白羽竟還是個登徒浪子，處處濫情博愛。

他笑了，聲音卻是如此淒涼。

如此近距離聽著他的笑，我的肌膚泛起小小的粟粒。果然，夜裡的風白羽與白日的風白羽根本就是兩般性格，夜晚的他可怕得令人恐懼，白日的他風雅得令人著迷。

他一個用力，便帶著我跌進深深的帷帳之內，我冷冷抽了一口氣，他卻笑得更加邪魅。他的指尖輕輕撫過我的頸項，一寸寸地朝下移動，最後襲向我的胸間，隔著衣襟上下揉捏著，唇瓣輕吻著我的耳垂，溫熱的呼吸噴灑於耳側。

我的心跳猛然加速，臉頰燙得灼人，卻仍舊克制著紊亂的心不去掙扎。我知道，愈掙扎只會讓他愈興奮，於是盡量保持臉上的平靜，說道：「風白羽，我可是未來的皇后。」

他輕撫在我胸上的手突然頓住，以深炯的目光睇著我，原本隨狎昵而生的那份欲望之色漸漸散去，猛然由

我身上彈起。

重量突然沒有了，我才鬆了一口氣。

他俯視著我，目光閃過複雜之色，緩緩道：「你走吧。」

我起身，整整凌亂的衣襟，再望向他。我不知道，一句「未來的皇后」即可止住他所有動作。他根本不怕朝廷，不是嗎？

我急急衝出了房門，正對上落的一雙擔憂目光。不知何時，嵐已站在她身邊，瞳如汪海，在黑夜中依舊澄澈清明。

落垂首低語：「未央姑娘，對不起。」

「對不起什麼呀，走吧。」我扯開笑容，示意自己沒事。

嵐冷哼一聲，「臭女人，誰要你多管閒事了？」

「你這小鬼，要不是看在你才十歲的分上，我才懶得管你。」我瞪了他一眼，逕自越過他們離去。

嵐卻追了上來，不緊不慢地跟著我的步伐，問：「你生氣了？」

我也不理睬他，自顧自地加快步伐疾行，嵐一把橫在我面前，擋住我前行的步伐。他湊上臉蛋來，可憐兮兮地說：「大不了……我給你捏，不掙扎。」

看著他的模樣，先前的怒火頓時被澆得無影無蹤，遂含笑大大方方地伸手朝他臉上狠狠捏去，留下一道紅指印。他果真沒有掙扎，閉著眼睛，表情嚴肅，思緒似乎正在神遊。

次日，下了好大一場冬雨，我佇立階前望頻雨飛濺，暗有清香度。

嵐的事我始終放心不下。是的，我自問自己的心不能稱之為「善」，甚至有些冷眼觀世俗紅塵。但嵐畢竟

還是個孩子，一個我喜歡的孩子，所以不願他的純真被血沾染。

昨日我問落，一個十歲的孩子怎會成爲高手如雲的白樓第一殺手。

落說，嵐有一顆鬼心，只要他提起劍，就是暗夜羅刹，有著嗜血之魂，遇神殺神、遇佛殺佛。只要他放下手中的劍，便是個天真的孩子。

這鬼心我是頭一回聽說，倘真如她所言，嵐繼續握劍殺人，將來無疑成爲一個殺人之魔。唯一的辦法只有令其終身不再碰劍，再不沾血。

而今日，風白羽便要離開白樓，我非得抓住這個機會跟他說說，爭取最後一絲希望。

一想及此，我便撐起油紙傘衝入漫漫風雨中，落卻擋住了我的去路，「不要去，樓主不會答應的。昨夜試過了，不是嗎？」

「不想救你的親弟弟了嗎？」我的神色異常堅定。

「上天要賜給嵐一顆鬼心，這便是天命，我們鬥不過天的。」

一聽天命二字，我的悲傷與憤怒一齊侵襲心頭，源源不絕地釋放著。雨水一陣陣被風吹灑，傾斜拍打在我身側，濕了垂落的青絲。晶瑩的水滴沿著流蘇滑落臉頰，最後點點滴滴匯聚窪水中，隨波逐流。

我一字一字地說：「不要跟我說天命，我不信命。」

踏著滿地的雨水飛奔出去，落沒有再攔我。她呆呆立在原地，沉沉地喊道：「樓主在渡口。」

風遽起，斜斜洲渚溶溶水，雨來濺珠。

我立在漫漫渡口放眼四望，別說風白羽的人影看不到，就連一條小船也沒有。原來白樓四面環水，一望千里，難怪風白羽如此大膽將我劫來，我想，一般人根本無法尋到白樓的真正所在位置吧。

但我相信，莫攸然絕對會找到我的，因為他是我唯一的親人。

面對蒼茫浩瀚之水，滾滾浸吞四海，我慨嘆一聲，看來他是走了。

「你在這兒做什麼？」

伴隨著雨珠飛瀉的喧囂沸騰，風白羽冷硬的聲音自我背後傳來，猛然轉身對上他，卻教我愣住了。今日的他並非一身黑袍，而是一襲飄飄白衣，衣角被水珠濺濕。

他信步朝我而來，問：「有事？」

我盯著他，良久都未開口。

他無意等我，越過我便繼續前行。

我的手緊攥著油紙傘柄，心緒突然亂得一塌糊塗。驀然回首，映入眼簾的是風白羽的背影，那白衣飄飄隨風舞，如此熟悉。手中的傘悄然滑落摔在地上，來回翻滾了幾圈。這個場面，似曾相識。是在夢中，那糾纏了我七年的夢魘。

我恍惚地後退幾步，呢喃著：「竟會是他！竟會是他！」

天外風吹海立，驟雨襲滿衣淌。

湖海水漲，雷聲鏗鏘，我盯著風白羽那一身飄逸的白衣，失神良久。

踏著逐流的水波，我朝他走去，可走了幾步又頓住步伐。不，應該不會是他，只是背影似極而已，我夢中出現的人一定是莫攸然。興許是昨夜風白羽一陣輕佻之舉，攪得我走至哪兒都想到那一幕，所以將夢中人當成了他，肯定是這樣。

想及此，我不禁露出了坦然安心的笑容，卻見逕自撐傘朝前走去的風白羽突然轉身，傾灑傘際四處彈滴的雨珠劃出了一圈完美的弧度。他的眸在雨水紛紛之下顯得有些迷離不清……不對，是我的眼眶中已浸滿了雨

水，所以看著他才會迷離不清。他的眼神始終犀利如羅刹，就算在暗夜中亦熠熠閃光，但今日的他似乎不同。興許是他著了一身淨雅白袍，隱藏了身上那抹邪氣，取而代之的是出塵的風雅，那份孤傲的氣質與莫攸然竟出奇相似。

他不會就是莫攸然吧！

這個闖入腦海的想法竟嚇了我一跳，同時也在嘲笑自己的多疑。

莫攸然，不會在雪夜中那樣侮辱一個女人。

莫攸然，不會自相矛盾地將我攆來。

莫攸然，更不會背叛與姐姐之間的愛情。

「看來，你真是愛上我了。」風白羽站在原地回視著我的眸，玩味地說道，有幾個字眼被嘩嘩雨聲吞噬。

聞言我才發覺自己一直站在雨中，目光含笑地深深凝望著他。這樣的我，確實會令他誤解吧。況且這個風白羽還是個極為自戀、博愛濫情的風流男子，他的思想不同於常人。我毅然摒去了剛才那個荒謬的想法——夢中人根本不是風白羽，也不可能會是他。

「風樓主，你很有自信嘛。」我莞爾一笑，彎下身子將滾落在地的紙傘撿起，遮去頭頂的嘩嘩大雨，再提起衣袂將臉上殘珠拭了去，碎髮凌亂地散落耳際。

他唇邊勾勒出一道淺淺的弧度，依舊站在原地凝望著我，飛濺的雨滴沾濕了他潔白的衣角，幾點泥水沾於其上，就像一幅絕美畫作滴上了墨暈，十足敗筆。

「若你來此是要跟我說風的事，那便放棄吧。你說過，你非善心之人，對於嵐，你只是出於同情。而白樓的可憐人卻不只嵐一人，你有多少同情可以給予？」

「未央從不輕易同情他人。唯獨嵐，他只是個孩子，世間最純真者莫過於無邪的孩子，唯有他們的心才是

最乾淨、最無雜念的。我想，你我都已失卻所謂的純真了，所以，請不要再扼殺這世上難能可貴的純真。若一個孩子從小便喪失純真，那他的人生將會毫無色彩。」

我倆之間短暫的對話，化爲眼下一片沉寂，彼此相對無言。此時他的眼眸慘淡無光，雙唇緊抵，似在思考著什麼事。那黯淡的瞳似乎藏著回憶與傷痛，我從來不知道，如風白羽這樣一個殘忍無情的男子也會有傷痛。

「你若喜歡風，那我就將他給你好好調教。」他眼中那一閃即逝的神情消失了，執著傘黯然轉身。

不知何時，岸邊已出現了一條小船，船上有名披著蓑衣的……應該是名女子。風白羽就是風白羽，走到哪兒都有女人跟著，就連他的船家都是名女子。

我對著他那雪白的背影喊：「風白羽，謝謝。」

他未回應我任何話語，依舊淡定地朝前走著。

船上的姑娘恭敬地向他行了個禮，再請他上船。風雨中，串串雨珠將我的視線一點一點地模糊，小船離去，他那白衣飄飄的身影也漸漸遠去，我的心突然一陣疼痛。我用力捂住自己的胸口，一聲悶哼不自覺由口中迸然而出。

爲什麼，我的心突然抽痛了起來？

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浣水居，晚冬寒風將我濕漉漉的身子吹得涼颼颼直打哆嗦。雨勢依舊不減，如瀑飛瀉。站在石階前的落見我回來，不顧漫天大雨便衝了出來，雨珠覆上她憂慮的臉頰，「姑娘，怎麼樣？」

聽她的聲音有些顫抖，我將手中的傘朝她靠了靠，爲她遮去些許雨水，回道：「風白羽將嵐給我了。」

落的眼底閃過一抹不可思議，單手捂著自己的唇以免呼喊出聲。片刻後她才平復激動心情，雙膝一彎便要跪下，我立刻托住她的雙手，「你這是做甚，我可比你小，切莫亂跪。」

她見我含笑的表情，不禁動容，真誠無比地朝我感激一笑，「姑娘不僅是嵐的恩人，更是落的恩人，從今日起，落這條賤命……」

聽及此我忙打斷，「可別亂許承諾，你的命是白樓的，若你今後聽命於我便是背叛風白羽。以風白羽殘忍性格來看，背叛他的下場就如同那夜的如月，那是對女子最大的侮辱。」

一說起風白羽，我的心中便閃現莫名的怒氣。

我一直都認為，人可以殘忍無情，但不能踐踏他人的尊嚴。

落的聲音卡在喉嚨裡，支支吾吾不知該說些什麼。提起風白羽，她的神色有些散亂與驚恐，可見風白羽所做殘忍之事不只這一樁。

爲了緩和此刻異常的氣氛，我握著落冰涼的手心，朝她撒嬌，「落姐姐，我好冷。」

她先是被我一聲「落姐姐」怔住，隨後恍然回神，敲了敲自己的腦袋，「我都忘了，你全身濕透。」落面露愧色地牽我進屋，隨手將門掩上，衝至花梨櫥邊急急取出一套乾淨衣裳，「姑娘你快換下這身衣，否則要染上風寒了。」

隨性將腰間綠綾綢帶扯開，褪去貼身裹著的外衣，笑著說：「落姐姐，以後就叫我未央吧。」

她怔了怔，猶豫半晌才點頭而應，生疏地喚了句：「未央。」

還不知要被關在白樓多久，說不定一待還得待上半年，與其讓落與我有身分之疏，何不對她摒去身分成爲朋友。這樣既可免去一些束縛，更可從她口中套出一些原本不能對我說的話。

伸手繞至背後去解身上僅剩的褻衣，構了好幾次卻沒構上，落抿唇一笑，轉過我的身子親自爲我解開。

我乖順地站在原處，望見門掩著卻未上栓，興許是落方才一急便連門都沒顧上。但是這門……我可是在換衣裳呢，萬一此時闖個男人進來……想及此我便啓口欲提醒，門已然被一雙手用力推開，發出「咯吱」一聲。